

姑蘇女子「白」字緣

陸琴華



「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蝦蟆陵下住。十三學得琵琶成，名屬教坊第一部。」這是白居易《琵琶行》裏的幾句詩，《琵琶行》是唐朝詩人白居易的長篇樂府詩之一，詩中塑造了一位早年因彈琵琶而聞名京城的琵琶女子形象。這個擅彈琵琶的女子在蘇州一位女子幼小心靈裏就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這位蘇州女子不是別人，就是清代散文家沈復的妻子——陳芸。陳芸是沈復舅舅心餘的女兒，名芸，字淑珍。

「學語時，口授《琵琶行》，即能成誦。」沈復在他的《浮生六記》裏說他的妻子還在牙牙學語時，其舅舅心餘先生就向他的女兒口授白居易的《琵琶行》了。「生而穎慧」的陳芸呢，很快就能背誦上來。陳芸長到四歲了，她的父親因病離世，可是父親生前口授給她的《琵琶行》還記憶猶新。那個時候，陳芸的家境也一落千丈，陷入低谷，家裏窮得連鍋都要揭不開火了。到了十來歲時，陳芸靠女工給人做活，增加收入，家境有了一定改善，以至於弟弟上學的費用也有了着落。一天，陳芸在放書的竹筐裏發現一本書，好奇之餘，拿出來一看，不是別的書，正是自個牙牙學語時父親口授的那本《琵琶行》。是機緣巧合還是命中使然？陳芸激動興奮不已，一行行讀來，竟然也認識了不少。也就是女紅之餘，她學會了吟詩作詞。沈復在他的《浮生六記》裏提到了陳芸創作的兩句詩：「秋侵人影瘦，霜染菊花肥。」儘管是悲秋的两句詩，措辭新穎獨到，意境優美，初步顯示了陳芸的才華。發奮識遍天下字，立志讀盡人間書。書籍千千萬，作家也不計其數，在幼小時期，陳芸怎就偏偏結識了白居易呢？說白居易是陳芸的啓蒙老師一點兒不爲過。

李白，字太白，號青蓮居士，又號「謫仙人」，其詩中常將想像、誇張、比喻、擬人等手法綜合運用，從而造成神奇異彩、瑰麗動人的意境，詩歌特點豪邁奔放，飄逸若仙，具有濃郁的浪漫主義色彩。一次，婚後的陳芸和丈夫沈復促膝而談，在談到各種古文尊崇哪一家爲好時，陳芸說：「古文全在識高氣雄，女子學之恐難入彀；惟詩一道，

妾稍有領悟耳。」原來古代散文的境界全在於見識高遠、氣度雄渾，像她這樣的女子學散文恐難以到達那樣的境界。只有詩歌這種題材，她或許還能稍微有些領悟，自謙之情溢於言表。既然陳芸能夠領悟詩歌，那麼被人們稱爲詩聖的杜甫和詩仙的李白，陳芸會喜愛尊崇誰呢？於是他們夫妻二人就有了下面一段對話，聽來饒有趣味，悅人耳目，也令人折服陳芸的一番高見。陳芸對沈復說：「杜詩錘煉精純，李詩瀟灑灑拓。與其學杜之森嚴，不如學李之活潑。」一開始沈復並不贊同妻子的觀點，提出自己的疑問：「工部爲詩家之大成，學者多宗之，卿獨取李，何也？」陳芸進一步發表她的一番高見：「格律嚴，詞旨老當，誠杜所獨擅，但李詩宛如姑射仙子，有一種落花流水之趣，令人可愛。」陳芸的這一見解，並非是常人的抑杜揚李，只不過是自己的所好罷了，她對丈夫解釋：「非杜亞於李，不過妾之私心宗杜心淺，愛李心深。」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沒想到時空相隔千年，一位名不見經傳，初識文墨的弱女子竟然對李白這麼情有獨鍾，真令人倍感驚訝和嘖嘖稱奇。沈復對妻子陳芸說：「初不料陳淑珍乃李青蓮知己。」

沈復字三白，江蘇蘇州人，生於清乾隆二十八年。據文字記載，沈復並非文人墨客，只是個遊幕行商者流。年幼時曾跟金沙一于姓女子訂婚。等到那于姓女子長到八歲了，不幸生病離開人世。沈復十三歲時，隨母親歸寧，在舅舅家邂逅陳芸，被陳芸的聰慧柔和所打動，從此心中便念念不忘這個女子。如何才能跟這個女子形影不離，朝夕相伴呢？沈復大着膽子對母親說：「若爲兒擇婦，非淑姊不娶。」沈復母親也可憐這個四歲就沒了父親的外甥女，就用一枚金戒指作爲婚約，爲沈復和陳芸訂了親。婚後，沈復從妻子陳芸的言談舉止中得知白居易是她的啓蒙老師，李白是她的知己，就情不自禁地聯想到自個的字——三白。他對妻子陳芸說：「余適字三白，爲卿婦，卿與『白』字何其有緣耶？」有緣千里來相會，無緣對面不相逢。緣分就是緣分，純屬偶然或巧合，沒有規律可循，不需要任何解釋。陳芸也只能一笑了之，感嘆這就是緣分。能有緣相識，相聚，就是莫大的幸福，當倍加珍惜。

武城煊餅

劉世河



「這個灶台真特殊，煙道拐處放水壺。前有平鍋不帶蓋，後鍋有蓋裝磚頭。」這是盛傳於魯北民間的一段順口溜，也是一個謎面，而謎底在整個魯北地區可謂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它就是榮獲「山東名小吃」稱號的特色美食：「武城煊餅」。謎面中被稱之爲特殊的灶台的灶台便是用來製作這種煊餅的灶台。

這種灶台的確有點另類，首先它是一洞兩灶，兩灶又是一高一矮，前灶高，放一平底鍋（當地人叫鑊子），後灶矮，鍋裏卻擱着一層碎了の瓦礫。灶台的最前端是一個拐彎的小煙筒，煙筒口上蹲一隻鐵皮的水壺。烙餅的師傅就搬一馬紮，蹲坐在洞口前，一邊燒火，一邊製餅，捎帶着還要將燒沸的水倒入暖瓶儲存。儘管一雙手要幹幾份活，可師傅一點也不會手忙腳亂，動作麻利且有條不紊，手法之嫺熟，令人叫絕。

灶台如此特殊，那餅的味道自然也是沒得說。其實武城煊餅就是一種帶餡兒的餅，但它的奇妙之處就在於皮薄餡厚和獨特的製作方法。和麵必須用鹽，而且要多放水，這樣和出的麵才會更軟。餡兒一般就兩種，牛肉和羊肉，牛肉必須配大葱，羊肉必須配香菜，肉不能用絞肉機絞，須手工切成玉米粒大小的細塊，這樣才有嚼頭。薄薄的麵皮包上

餡兒，用小擀麵杖輕輕壓擀成餅狀，兩面都刷上油，然後將生餅先放到前灶的鑊子上旋轉着烙，待餅漸漸成形後，再移入後灶鍋裏的瓦礫上烘烤。烘烤的過程中還要反覆刷油七遍，直到餅麵呈黃褐色時，便可以出鍋了。

盛盤也很講究，須用和煊餅大小基本一致的小碟，然後一切四份，熱氣騰騰地往你面前一端。如此，一張大如盤、厚如指、色澤黃亮、皮酥餡嫩的武城煊餅便可以盡情享受了。它最大的特點就是皮酥、餡兒鮮、焦而不糊，而且吃起來肥而不膩，愈嚼愈香。

關於「武城煊餅」這個名字，歷史上還有一段佳話。據說當年李自成路過武城時，看到一橋頭上兩個老翁正在瓦片上烤餅。闖王聞香下馬，品嚐後大加讚賞，連稱味道特別，便好奇地問道：「這叫啥餅？」老翁回答：「餡餅」。可李自成總覺得與別處吃到的餡餅就是不一樣，這時，他正好看到一個老翁正在鑊子上旋轉着烙餅，立馬拍手說道：「旋餅」，又問手下：「此處爲何地界？」手下答「武城」，隨後闖王大手一揮：「那就叫武城旋餅吧！」

後來，人們覺得這個「旋」字好像與此餅有些不搭，又因餅烙成形後是在後灶鍋裏的瓦礫上烤製而熟，而那些瓦礫雜亂無章地戳在那裏，就像是一個個支架，餅則完全是在懸空烘烤。於是，便將那個「旋」字改成了帶火字旁的「煊」，一直沿用至今。



▲山東小吃武城煊餅

作者供圖

「紐約下雪了」

劉荒田



歲晚，我至爲敬重的文學前輩和我通電郵，一來一往地交談。其中一封，我說到去年因事沒有實行「去紐約」的計劃，於心耿耿。他的回信簡單利落：「紐約下雪了。」一句勝於萬語千言。去年，春節剛過，老人家和我通電郵，其中一封僅兩句：「說着說着年來了。說着說着年過去了」。我琢磨了半天，略有所得，衍爲三篇隨筆，從歲月的流逝談到人的老去。

「紐約下雪了」一語，老人家有意爲之也好，無心插柳也好，說中我多年的心願。我生在嶺南，出國以前只吃過雪條、雪糕，那是酷熱的夏天。冬天，最冷的時節，草地上有成片的霜，河畔有冰塊，在初陽下閃爍多棱的光，放在舌頭上，感到麻木的快意，卻從來與雪無緣。移民三藩市三十六寒暑，這濱海城市，過去一百年間，只下過四場雪：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一日，一九五二年一月十五日，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一日和一九七六年二月五日。我都沒趕上。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五日深夜，城裏某處紛紛揚揚地飄下雪花，教同城人雀躍不已，次日早上，地方電視台的新聞主播報道時喜形於色。那一次我在，可是看不到，因爲沒下在我所住的街道。不到早晨雪就停了，量小，時間短，落地不久即融化，沒熱鬧可湊。好在，看雪不難，去和加州相鄰的內華達州，不管哪個季節，能看到群山上，「積雪浮雲端」，可

惜，效果與在電視和電影看沒有兩樣。距離產生的「隔」，令人難生感興。所以，我多年來有一個未了的心願：賞雪。

首先，須在近處。屋內，壁爐熊熊燃燒的夜晚，聽戶外，雪無聲地撒下，靠進窗子瞄，窗沿的雪愈積愈厚，簾外，雪花飛着，慢悠悠的。打開門縫，風夾着的雪打進來。空氣的清冽，教你打一個妙不可言的寒噤。這樣的晚上，須有投緣的友人，對酌暖心的老酒，痛飲並無必要，徐徐地說滄桑，世故，人的愚蠢與可愛，最好是一起回憶少年事，大笑幾場。夜晚，下榻於暖氣充足的閣樓，雪在屋頂，如貓兒輕輕走過。吟王安石的詩句：「夜深知雪重，時聞折竹聲」，想像明天的雪景。一片白茫茫的大地真乾淨。

明天，起早是必須的。最先的腳印屬於你是必須的。穿成圓滾滾的球，出門去，風停了，雪告一段落，此刻純給你看，美給你看。腳踩下去，是不是像踏在海邊的沙灘，發出簌簌之聲？邁步是不是費力？回頭看自己的兩行腳印，會不會爲了破壞整體的雪白而負疚？澄澈的冷襲擊裸露的耳朵和臉，是不是像針灸一般？我沒有切身體驗，但思想裏的早雪有的是蘊藉之美。

踏雪向何處？中國詩人早已爲你指路——尋梅。梅的幽香可強烈到「引路」，如「酒香不怕巷子深」？走向梅林，枝頭裏一層茸茸的雪衣，連芽梢也來不及冒出。寥寥的花，絕美的花，在梅林盡頭等着。設若我是這般的賞花人，會不會對花哭泣，爲



了半個世紀的夢圓在此際？

關於雪的想像，難免脫離實際。但施行賞雪的計劃，並不算困難。只要選將雪未雪的日子，買機票，在空中待六個小時後，走出甘迺迪機場，就進入如期而至的雪。我的夾克將平生第一次鋪上雪花。我要以一捧雪，灑在我青春時代做的梅花詩篇上。

可是，前輩沒有明說：你要看雪，請快來紐約。這是他的明智處，來不來，要看我有沒有能力。他此前已告誡，太寒冷的天氣，於老人的血壓有礙。而我，離「隨心所欲」已越來越遠。

紐約下雪了，就我所知，年過九十的前輩開始例行的「貓冬」，他的夫人，未必准許他拄杖出門踏雪。如果我去造訪，即使只限於與他圍爐而坐，談累了，站起來，手端咖啡，對窗看雪，也充滿誘惑力。

是的，我真想動身，因爲「紐約下雪了」。

關於人體的真話

純 上



每天要喝八杯水嗎？服用維生素能提高人體免疫力嗎？喝咖啡能讓人長壽嗎？我們每天需要睡多長時間？爲什麼人會有髮髮？男人爲什麼有喉結？手機會致癌嗎？

以上是美國著名的《大西洋》雜誌（The Atlantic）的資深編輯漢柏林（James Hamblin）在新著《如果我們的身體能講話》（If Our Bodies Could Talk）中試圖回答的一些問題。作者原是科班出身的醫生，二〇一四年起在《大西洋》雜誌的網頁上傳了一系列關於人體功能的視頻。本書就是同名網絡產品的實體出版物。

全書引用的資料既包括作者本人的醫學知識，也有他作爲新聞記者採訪、調查的成果，共分六個部分。「膚淺部」討論皮膚、頭髮、面相等等和外貌有關的問題。「感覺部」探索眼睛、耳朵等感覺器官。「生存部」談吃食，「解渴部」說飲料，「關係部」談論性，「忍耐部」說到死。各部分分野並不明晰，作者只是通過關於人體、健康的常見問題，曝光各種「偽科學資訊和行銷宣傳」。

書中不乏有趣的科學小常識。如，人均有六磅皮膚，紋身者比不紋身者患上丙肝的風險高六倍，我們每天製造一點五升唾液等。作者的「非主流」幽默感有時也能使枯燥的科學知識變得更生動。如，有些美國男人特別中意堅強有力的方下頷，甚至在網絡上詢問是否能通過咀嚼牛皮爲下巴塑形。他的回答是，方下頷是雄性荷爾蒙發達的外部表徵，所以有此面相的男人曾被女人青睞，在進化過程中佔有一定優勢。但現在誰在乎這個？

作者對整容業表示懷疑：影星伊麗莎白泰勒的睫毛多生症標誌了心臟疾患；整容手術炮製的酒窩只能曇花一現，不多久就會顯得怪異、不自然，甚至僵死。但他並不低估外表的重要性。他指出，這些「膚淺」的東西是我們和外界打交道的唯一界面。人作爲社會動物，個人身份的構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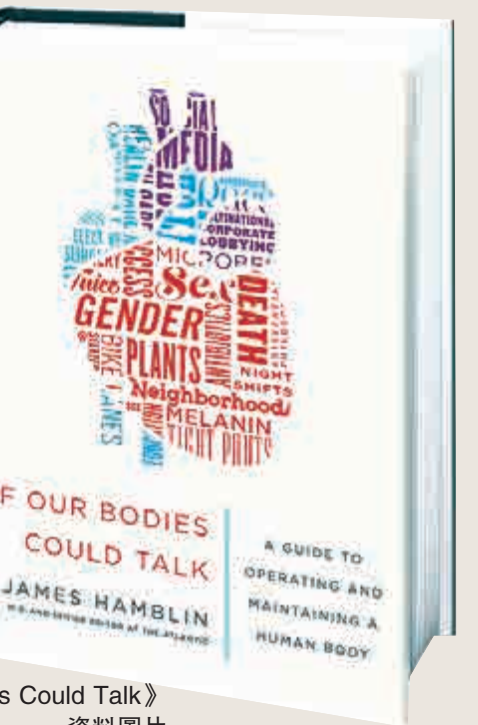


▲James Hamblin及其新著《If Our Bodies Could Talk》資料圖片

取決於別人對我們的態度。別人就是我們的鏡子，我們通過觀察別人對自己的反應建立自我認知。

相比之下，作者對美國藥物和食品監察局（FDA）監管不力，大公司非法牟利更爲痛恨。名噪一時的「腦白金」是美國唯一可以不用處方就能買到的荷爾蒙，連青光眼滴眼液也需要醫生處方。但褪黑素對促進睡眠到底功效如何，長期服用有何後果都無定論。所謂的「保健品」行業更是亂象叢生。保健品業與製藥業分庭抗禮，但與FDA對後者的戒備森嚴不同，保健品行銷者可以天花亂墜，把產品說成無所不能的靈丹妙藥，每年創下幾百億營業額而不必承擔責任。他認爲，除非飲食方式存在重大缺陷，人體所需的維生素C、D等都能通過日常飲食獲得，服用多種維生素只不過是心理安慰。

說到美國近年來「麥麩過敏症」（Gluten Sensitive）及相關食品突然興起，他的回答同樣斬釘截鐵。食物過敏有三種情況。一種是經典的對花生、海鮮過敏，可以測試到人體產生大量抗體對抗外在過敏原，引發炎症。第二是「自我免疫」類過敏，如「脂瀉症」（Celiac Disease），是對小麥過敏者接觸到麥麩後，人體會自



發攻擊自身的腸細胞，引起不適徵狀。但第三類「麥麩敏感症」就難說了，因爲缺乏有關指標證實，而大食品公司趁機跟風出售「無麥麩食品」。同樣，「運動飲料」，「保健水」，「維生素水」更多都是商業炒作，缺乏促進健康的實際效果。

有書評者非議作者的笑話都是陳詞濫調，給讀者提供的健康常識也太過乏味。但我覺得此書至少有三大看點。首先是他針對民間有關健康的各種迷信、傳說答疑解惑，有的放矢。其次是他討論人體時不只就事論事，而是深入揭示市場機制、政府管控、人際關係等多方面社會因素對健康的影響。第三，他的寫作手法也許不入大家法眼，但知識性、趣味性、思想性俱全，不愧爲深入淺出的科普文字。

書中給讀者介紹了一些罕見徵候。如，有人生來皮膚缺乏膠原蛋白，稍一碰觸會皮開肉綻，內部器官也時時面臨危險。有人半腦壞死，通過手術能靠剩下的健康半腦生存。但他提供的更多是有關健康的故事、問題而非結論。科技再發達，人體始終是個謎團。我們追求答案，但未必能獲得成功。也許，更重要的是人要學會和無知共存，在謀求控制與聽天由命之間找到一個合理的平衡點。

人生的減法

楊福成



人一呱呱落地，眼還沒睜開，就本能地張着嘴要吃的。

大一點，話不會說，但知道兩手伸出去抓吃的、玩的。

再大，曉得了羞恥，雖然不再好意思用手去抓去搶了，但那顆跳動的心，卻是比手還好使，不斷地去抓去搶。

如果說這種無止無休、一刻不停地往自己嘴里、腦子裏、家裏撈東西，是人生的加法，那麼，什麼是人生的減法呢？

數學上的加減法，我們剛上小學一年級就學了，現在的孩子聰明，大都兩三歲就會，可我們想想，學了大半輩子，多都是在用加法，而減法早就忘到九霄雲外了。

人生的減法也像算術題上的減法一樣，就是捨棄，把精神或物質上的東西扔掉一點

，或給他人一點。

就這麼簡單，可世人面對它，卻像是割肉一樣的難。

人生的許多痛苦都是因爲這「難」而生，減法忘掉了，加法算得再好，想撈的太多。

若撈得多，必然計較多，計較一旦多，必然是非多，最後就導致了痛苦多。削減痛苦的好辦法就是回歸簡單的心靈，學會減法生活。

做減法，當然也痛苦。有這麼兩個官員，甲和乙，皆在要職，前些年官場亂，他倆都收了不少房產。

在嚴抓剛有音訊的時候，一位高人勸他倆，趕快把別人送的房子都處理掉，否則必有大患。

他倆問，咋處理？高人說，便宜點賣掉或直接送人。

甲說好。

乙說這可不好，房價正瘋長，十多套房子都處理掉，那得損失多大啊！

沒過一年，甲處理掉了所有非法得來的房產，乙沒有處理，房價都翻了倍，他大賺一把。

但高興不長，乙進了大牆之內，甲安然無恙。

做減法是痛苦的，不做減法，是更痛苦的。

人生苦短，生活中總是悲喜交織，得失並重，可我們往往重得而不重失，重加而不重減。

無可爭議的是，每個人都是生活場上的貪者，減法做不好，或者一道減法題都捨不得做，那就必然會遭到生活的懲罰。

什麼是真的，什麼是假的？什麼是善良，什麼是罪惡？什麼是擁有，什麼是失去？不會做減法的人，永遠不會明白。

不會做減法的人，是看似聰明，實則無知的人。